

一碗酸菜暖冬天

□董国宾

这个冬天注定不会冷，似有一盆炭火萦回我身边，因为我又想起了严寒冰雪天形影相随的母亲，想起了母亲立在寒风中，伸出一双温暖的手，捧给我一碗碗好吃的酸菜和抚爱。那样的日子被时光隔成了一段往事，可回味起来仍像一块蜜饯。

僻远的乡村，一家一户的农家小院无遮无挡，威猛的寒风横扫而过，村子像裹进冰窖里。这样的冬天，算是惯常。故乡的每户人家都会花些力气，赶在冬天来袭之前，做好几件御寒之事。劈柴、备火炉、挖地窖，坚固门窗，再找来挡风的材质。衣食上，也沿着祖祖辈辈留下来的传统民俗。

未逢寒露，母亲抱来一颗颗从庄稼地里收获的大白菜，在太阳底下晾

晒，缩一下水，再一颗颗送进地窖封藏，母亲开始为冬天的吃食作准备了。这样的迎冬习俗，每年这个时候，母亲都会乐此不疲地重复一遍。如一圈圈时光的年轮，一年又一年累积在久经风霜的岁月的老树上。

冬天踱响了脚步，村庄罩上刺骨的寒凝，冰冷的日子里，母亲以仅有的农家青菜作原料，用心打理一家人的吃食和生活。一碗碗冬天的酸菜，成了我家越冬的主打菜，乡下人都以酸菜作为日常，在漫天飞雪的小村子里度年月。

酸菜，以农家常用的大白菜，腌制而成的冬菜。打记事时起，母亲每年都要腌酸菜。母亲腌制的一缸缸酸菜，品相好，口感爽，村邻争相拿一

些回去品尝。村邻们还会跑来，问母亲腌酸菜的秘诀。母亲说，用淘米水腌菜，腌出来的酸菜香脆。就这样，整个村子人桌的酸菜，都酸酸香香，爽脆适口。

要腌酸菜了，母亲把腌缸里外刷洗干净，找个空地儿安放平稳，转身又走到厨房生火烧水。一颗颗白白净净的大白菜，是母亲早早晾晒好，摘去枯叶老帮，又削去粗根。目视过去，像濡了一层黄润隆起在门前的一堆白雪。水沸了，母亲将大白菜入锅焯一下水，又麻利地从水中捞出，侧身搭在院中的木架上。待沥干水后，装进腌缸，一层层撒上食盐，再注满一盆盆淘米水，压上两块干净的青石，母亲这才松了一口气。一颗颗大白菜，

困顿地头贴缸沿，搂成一团的叶片朝向缸心，层层相叠，在缸内挤肩而眠。

冬天似乎越走越慢，那清冷的天气里，母亲做的一碗碗酸菜，逢时给我送来一把把取暖的火。朔风怒吼的日子，外面雪花乱舞，幼年的我手捧一碗大米饭，一筷筷不停地夹起酸香脆嫩的冬酸菜，躲在旧屋舍大口吞吃，我在心里常嘀咕：好幸福！从心里说，物质匮乏的年月，冰封的隆冬时节，母亲会自己舍不得吃，给我做一两顿五花肉酸菜炖粉条、炒酸菜肉丝。走不掉的记忆中，我的冬天，时常有酸菜美味吃。

冬天走过去，又走过来。我成长的冬月里，盈满了母亲的酸菜香，有温暖，有幸福。

母亲的偏方

□吴婷

近日又患上感冒，嗓子干疼，咳嗽不止。吃了一些药，其他症状有所缓解，但咳嗽仍整日不断。

晚上给母亲拨个电话。听到我咳嗽，母亲关切地询问：“怎么又感冒了？有没有吃药？”我随意地说：“吃了，可就是不见好转。”

母亲脱口而出：“多泡脚呀，用红糖生姜煎鸡蛋吃！”听到这句话，我的心不由得一阵温暖。

记得小时候，我的体质很差。每年冬天，我都要感冒好几场，随即引来咳嗽。一到这时，母亲便张罗给我泡脚。扎一把糯稻草放到锅中，烧上一大锅水，慢慢煎煮。而后将烧开的水与糯稻草一起倒入木桶。

深深的木桶，母亲会垫上一个小小板凳。我坐在床沿，双脚伸到木桶里，搭在板凳上，任热气蒸泡脚。为了保持水温，母亲还得拿雨衣和被子把木桶盖严实。

“有钱人吃药，没钱人泡脚。”从小，一旦感冒咳嗽，母亲就喃喃地告诉我这句话。糯稻草泡脚，是母亲的偏方。但我喜爱的，却是另一剂偏方——红糖生姜煎鸡蛋。甜甜的红糖水，加上香喷喷的煎鸡蛋，实在好吃。这个偏方，治疗风寒引起的咳嗽非常有效。

鸡蛋是家里母鸡生的，平时母亲大都拿到村里小店换些油盐。红糖更是奢侈品，家里很少看见。偶尔的一次，就是做煎鸡蛋。一碗红糖生姜煎鸡蛋，母亲做得不焦不嫩，香甜可口。鸡蛋要煎八成熟，接着倒进生姜末和红糖，等鸡蛋快熟的时候，再加入一碗水煮开即可出锅。

脚蒸热水，手捧红糖鸡蛋，让我在寒冷的冬夜里暖意洋洋。系着围裙的母亲靠在床沿儿，不停催促我：“快趁热吃，快趁热吃！”我大口大口咬着鸡蛋，喝着红糖水，不一会儿，额头就渗出密密麻麻的汗珠。母亲赶忙拿出毛巾帮我擦汗。一碗鸡蛋很快吃完，母亲接过碗筷总要说一句：“出了汗，睡一觉就好。”

这些简易平常的偏方，却十分管用。只需连续泡两个晚上的脚，吃两碗红糖生姜煎鸡蛋，我的感冒咳嗽就会好七八成。从小到大，母亲一直这般不厌其烦地为体弱多病的我日月操劳。

转眼间时光荏苒，那段贫穷的童年岁月早已离我远去。可矮小的母亲围灶台制作偏方的情形，却历历在目，仿佛昨日。



挖红薯

春日小苗秧
秋来大块藏
辛劳储冬货
雪月烤炉旁

晒秋实

天赐辣红香
花生谷米黄
秋收七彩货
冬日不愁粮



试漂流

水涨复湍急
回漩天地迷
岸边豪迈气
倏尔泄无遗

远游归

山静空林好
神清身胖了
归来去上班
万事不烧脑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等你回家吃饭 (外二首)

□尹小华

小时候贪玩
常忘记回家吃饭
锅里的饭菜热了又热
窗前那双焦急的眼睛
看了又看
等你回家吃饭
是一首奇妙的诗篇
疲惫的身躯
远远望见自家升腾的炊烟
就像漂泊者
遇到航帆
难怪
每逢年根
身在异乡的游子
不顾旅途艰辛
和车票难求
都想想方设法往家赶
因为有人等他们回家吃饭
岁月如梭，光阴似箭
当年等你回家吃饭的人
有的已经作古
有的已到暮年
自己开始体味华灯初上时
等人回家吃饭的那份情感

冬至饺子

小时候的我
常在冬天冻耳朵
奇痒难耐
爷爷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又一个冬至到了
爷爷破冰叉鱼
换回面粉、白菜和大葱
传说这天吃饺子耳朵不挨冻
只可惜
饺子包完才发现
馅里未放盐
懊悔的爷爷直捶胸
情急之下的爷爷
找村医借了注射器
一一给饺子打了盐水针
这才露出孩子般的笑容
看我吃完一大碗
爷爷才问中不中
别提啦，香得我不知今夕何夕
还把西当成东
终于，秘密被说破

便忘了刺骨的严冬
直觉得一股热流往上涌

塑料油壶

爷爷
有把塑料油壶
像宝一样珍藏
平常舍不得食用
只等逢年过节
才用筷子沾几滴
闻到香味就知足
上小学的第一天
爷爷给我擀了一碗热汤面
取出油壶——
可惜筷子已经沾不到油底
便把油壶放进干锅
再烧把劈柴
巴望遇热后将油空出
打开锅时
油壶已经化作一股热胶水
异味满屋
爷爷捶胸顿足
这是怎么说的呢
真是老糊涂
走出院门
清朗的夜空
映照在路旁的小树上
那颤抖的枝叶
在微风中踌躇